

當權力不再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翻閱資治通鑑，看看中國古代帝王的權力之大無人能比，帝王後宮佳麗三千人，誠如新儒家的哲學大師唐君毅所說，一個人怎麼能夠有能力和時間與三千名佳麗相處？那不過是一個人無限擴張的慾望之表徵。人追求無限的擴張是人性的一項特質。期許超出個人身體及能力的限制，是人類心靈深處的渴望。

但也有一種覺醒的人看到向外求及人和形式的創作，最終仍是面對最終的虛無，因此他們將這種擴張的驅力轉向內心，向內求，追求自我的克制，自我生命心靈純淨的昇華。他們超越慾望的控制，人性貪婪面的驅力，擺脫了慾樂的枷鎖，而回歸單純的沉味，獲致內心深刻的平靜。老子有言，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」自勝者才是強者。一如史學家說，拿破崙能征服世界，但卻不能征服自己。

可多半的人性是寧願征服別人，掌握別人，而不願意征服自己、掌握自己。在世俗社會中，多數人還是一如帝王的性格，追求自我向外的擴張。期許透過權力，讓自我的慾望得到無限的延伸。為什麼人會透過控制他人的心智而得到滿足呢？與其說是滿足，無寧說是恐懼。控制慾，是源於自我亟求無限擴張，而擴張則來自人對於最終必消亡

的恐懼。這種恐懼驅使我們無止盡的佔有、支配。直言之，當我們恐懼，我們就想佔有。

但是看看花蓮慈濟醫院牆上的那一句話，「多求則多生，多生則多變，多變則多滅，生生滅滅，日日年年。」上人的這一句話，如同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所言，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」這種對生命透徹之後的覺悟及感慨，感慨眾生執著追求擁有慾的無限擴張，但最後終要面臨寂滅的消沉及悲涼。

作慈善公益，在教會廟堂之中修行，會不會也發生無限擴張的心呢？南朝梁武帝喜歡佛教信仰，他在任內剃度幾千位出家人，廣修上百座廟宇。一次他遇到印度東來的達摩法師，梁武帝問達摩：「我廣修寺廟，剃度無數僧侶，功德如何？」達摩回答他：「無功德！」梁武帝詫異的驚問道：「為何無功德啊？」達摩回答說：「功德在法身，不在福田。」

法身即內心的修行。修行以慈濟來說是透過利他來實現的。『無所求的付出』是上人要慈濟人奉行不悖的最重要理念。當一位資深志工從開始初發心，一心學習為苦難人奉獻付出，逐漸的體悟到生命的無常悲苦，逐漸的放棄優渥

的生命享受，將苦難人的生活視為自己的生活。慈濟志工體現佛教裡所言的「自作歡喜」，無所求的奉獻付出；逐漸的也影響週遭的人一起加入利他的志工行列。終於他成為大家學習及敬愛的榜樣。而他也如同母親帶小孩一樣的呵護指導年輕一輩的志工菩薩。這時候他做到了「教作歡喜」的階段。而逐漸的，經過許多的歷練，經由學習上人的法，當年輕志工也成熟長大了，逐漸的他們沒有那麼的依賴他，沒有那麼的事事必須聽取他的意見。這時候，他作為一位資深志工，能不能由原來的「自作歡喜」，「教作歡喜」，到最後仍能以寬廣的心「見作歡喜」呢？

如果是，「見作歡喜」是人間多大的自在！看到那麼多的人一起耕耘菩薩大道，這是何等歡喜！雖然不像過去那麼被有形的需要，但是一條更永恆的慧命之路，還等待自我不斷的淬鍊提升。

如果不是，那就苦囉！活在眾人跟隨，活在別人稱羨、讚賞、恭敬的眼神氛圍中久了，一下子不再被眾星拱月，內心的失落蒼涼可以想見。不是無所求來的嗎？《無量義經》的教導還在耳際，「非因非緣非自他」。自性不是來自外在的肯定及稱羨，當年在世俗社會中要拋棄的，如今還要從內心再重重的拋棄一次。拋棄了就自在了，具足的本性才會真正看到他原本的面目。

上人循循引導慈濟人，從付出無所

求開始體會，最終是讓我們理解「清淨的本性本來就具足無缺，還有所求什麼呢？」

歸結之，解決擴張的慾望是一輩子的事。不管身在紅塵或聖殿，擴張的驅力、控制的心、慾求的心、懼怕失去的心、都是必須時時面對，因為它會以不同的形式回來。老把雙手緊握，如何能捉更大更美的東西？當然如把抓的心拿掉，那抓或不抓都很自在。

解決生命中根深蒂固的控制慾之關鍵，還是必須從內心著手。了解更大的生命之存在，了解人有一個更恆久的心靈實體，人才會逐漸去除這種以慾求滿足、以控制外在物作為原動力的生命模式。這種人生雖然充滿了慾望的快樂，但是其結果仍舊不能互久把持，仍舊是苦。這是佛陀一再說的，眾生以苦為樂。不知道真正的長久快樂，是追尋人本來就具備的清淨本性。印順導師在他的著作裡嘗言，人為何貪戀於情愛之樂？因為他沒有體會性空寂然的當下一份樂。這是導師難得在思想論理之外，一種分享他具體的經驗之談。

修行，是今生今世發願追隨上人走菩薩的唯一目的。修行，是從利他著手；從無所求得喜樂，從無所執得智慧，從無所住得自在，從本具足得清淨解脫。